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十有一月庚子朔徽猷閣待制宣撫處置使司參賛軍事劉子羽為尚書禮部侍郎以張浚言收復鄜延一路乞除子羽列曹侍郎故也既而臺諫皆言春官高選子羽以幕府軍功得之於事不類乃命進子羽三官子羽改命在是月丁未

壬寅輔臣奏事先是王以寧以私書遺張浚桑仲得而上之上因言以寧黨其所知范宗尹曰以寧本李綱所薦上曰二聖朝黨與之大者惟蔡京次即綱也如張浚一心為國極不可得但所用一二狂生為累若責去之乃所以保全浚也　宗室秉義郎叔鄰巡轄廬州馬遞為羣盜所逼自稱興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都大制置使擅補將士官廬州以聞下大理至是獄成詔除名送廣州大宗正司拘管此據刑寺狀修入狀又云為受贓文宣牒逼令稱呼云云

不知臧丈宣何人也初宣撫處置使張浚遣使臣楊安間行往雲中訪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所在且以其家人書遺之是日安見虛中於南驛翌日虛中以礬書授安使歸報其書曰緩頰不效被囚累年歸望永絕待死而已家有艱勤但告君父勉思忠孝勿負吾心繼此勿用嗣音有損無益江左人錢釗傅昇勿令近行在此乃勾引者安還至汾州為邏者所獲囚之紹興四年七月所書可參考

癸卯詔曰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同居廟

堂國勢尊安四裔順服而遭罹貶斥久歷歲時尚拘微文未獲昭雪朕經此時廵之久益知致治之難念兹老臣是宜褒稱三省可檢舉速行褒贈并其餘黨籍臣僚下有司責以近限具名取旨施行初上既數下詔褒録元祐忠賢而朝廷多故有司未暇檢舉及是上諭大臣曰此事議論巳久終是行遣未盡内中收得元祐黨碑即降出令録所司一一契勘褒贈遂追封公著魯國公大防宣國公謚正愍純仁許國公皆贈太師公著元祐司空平章

軍國事諡正獻黨籍執政第二人追貶昌化軍司户參軍大防元祐左僕射黨籍執政第五人循州安置純仁元祐右僕射黨籍執政第九人永州安置後諡忠宣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三人之忠載之信史實冠臣鄰旌三臣之忠則凡一時名列黨籍者咸有光焉雖褒贈之恩未及猶及也況太上皇帝成命亦既有在乎其有未及者舉行於今日亦太上皇帝之志也

顯謨閣待制蔡莊落職莊奉祠滿歲請於朝詔以莊提舉江州太平觀言者論莊乃蔡條友壻法當論討遂有是命莊先已嘗降旨落職

是日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呂頤浩復南康軍頤浩既駐軍鄱陽會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有兵七千屯州境頤浩請與俱是

月朔官軍至都昌縣後三日遂渡江入居南康軍熊克小歷庚子朔遂復南康軍誤也據頤浩所奏復南康軍在十一月初四日分守要害遣統制官巨師古以所部三千七百人救江州是夜賊衆三萬人至南康與官軍鏖戰頤浩及楊惟忠皆失利引兵渡江避之陣於北溪州翌日師古引兵未至江州五十里而營詰朝出戰遇伏為所敗其衆潰去師古奔洪州頤浩乃傳檄王𤫊韓世清會兵未敢進按頤浩遣師古以此月丙午其乜五十里以丁未潰去以戊申令搴聯書之

甲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初上欲除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為節度使鼎以企宗非有軍功持不下上不樂詔鼎累乞宫祠可本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免謝辭鼎既免上欲申前命參知政事謝克家曰企宗非有大功今驟命之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謗於天下後世也上乃止　中書舍人李正民試尚書吏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兼侍講陳戩試給事中

乙巳權尚書工部侍郎韓肖胄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

稷之祀事下太常其後禮寺言自車駕廵幸巳來宗廟之祭丈雖省而義存則歲所常行者亦當姑存其意而天地社稷之祀不可輟今裁定每歲孟春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及冬日至四祀天夏日至一祀地孟冬上辛祀感生帝立冬後祭神州地祇春秋二社及臘前一日祭太社太稷並於越州天慶觀設位免玉與牲權用酒脯仍依方色奠幣以輔臣為初獻禮官亞終獻宗室奏告並常服行事從之　是日僞福國長公主適右監

門衛將軍駙馬都尉高世榮以世榮為貴州刺史賜公主銀帛各三千疋兩錢五千緡時調度日繁戶部不能辦乃命諸費視故事皆損五之四云

丙午秦檜入見初檜發漣水軍寨權軍事丁禩令參議王安道馮由義轉行前二日至行在檜自言殺監巳者奔舟來歸朝士多疑之者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乃命先見宰執於政事堂翊日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

講和且乞上致書左監軍昌求好按宋史繫乙巳日是日通泰鎮撫使岳飛自柴墟鎮渡江金左監軍昌既得楚州有經營南渡之意乃攻張榮鼉潭湖水寨榮初見五月乙丑金人屢攻榮阻湖淖不得進及是天寒水深遂併力攻其茭城榮不能當焚其積聚而去金人進犯泰州飛以泰州不可守棄城去率衆渡江屯江陰軍沙上飛棄泰州據趙甡之遺史在此月癸卯日歷飛奏十一月七日自柴墟鎮渡江七日丙午也故繫於此

丁未奉議郎試御史中丞富直柔守本官充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樞有以員外郎為之而無三丞為之者中書言非舊典乃特遷朝奉郎自是以為例直柔遷官在是月丙寅朝請郎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試禮部尚書賜銀帛二百疋兩范宗尹等進呈檜所草國書上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古者兵交使在其中第難作國書姑令劉光世作私書與之宗尹言檜初歸用乏欲賜銀帛又言檜舊除資政殿學士欲以經筵留之上曰未須如此

且與一事簡尚書檜請以本身合得恩澤授王安道馮由義官尋並改京秩而舟人孫静亦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然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蓋自檜始（檜初歸見上之語史冊不載今以檜紹興十八年八月癸丑二十三年七月戊戌奏疏中自叙語修入熊克小歷檜除在戊申與日歷異）

殿中侍御史張延壽試侍御史

直秘閣宣撫處置司參議官李允文殺朝奉郎知岳州袁植於鄂州初允文以宣撫使張浚之命守鄂州朝廷因以為安撫使允文先得旨許截留上江綱運招軍軍

浸盛范宗尹聞其專恣奏遣高衛代之事見九月乙卯允文不悅乃集諸兵官望闕拜表乞留允文允文遂拒衛不納植聞之邀綱舟不下允文怒直檄植取之植批報曰李節制已承朝命遣官為代其公牒不可施行允文怒未有以發會劉忠犯岳州忠以本年十日據白面山植出城避之允文即遣統制官吳錫段貴等率兵至岳州數其棄城之罪執植以歸送蒲圻獄是日沉於江而殺之以舟覆告遂命錫知岳州朝廷始聞允文擅以馬友守漢陽戊申詔

落允文職令還川陝本司供職

己酉新除鼎澧辰沅靖州鎮撫使孔彦舟為湖南路兵馬副總管以所部屯潭州上始聞彦舟據長沙故有是命

庚戌詔常程事並權住自金人破楚州游騎至江上朝廷震恐乃議放散百司仍結絶三省樞密院文字士民多奔竄者　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奏臣昨者迂避江路不歸本鄉徑泛海洋來赴行在止為兩宮安好欲得

及時奏稟今來已蒙賜對志願已畢而臣新自敵中脱身來歸理宜投閑長遠事任伏望聖慈許臣依舊守本官致仕詔不允　命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以所部討建賊范汝為時汝為已破建陽官軍多失利朝廷以從義郎招之不至乃遣大將焉

辛亥兩浙轉運副使曾紆請權增諸路賣酒錢上等每斛增二十八百下等增十八百從之　保義郎劉煥偽刻尚書省印以造告身差劄等事覺當死除名配雷州

壬子日南至上率百官遥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　詔放散行在百司除侍從臺諫官外吏户祠部大理寺量審官告御馬院禁衛所閤門馳坊御厨皇城通進司左内藏庫省倉榷貨務並量留官吏餘令從便寄居候春暖赴行在　從政郎權知湖口縣孫咸坐贓抵死三省擬刺面配連州上謂大臣曰祖宗時贓吏有杖朝堂者黥面特配尚為寛典

甲寅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黄裳卒裳劒浦

人事上皇為禮部尚書

乙卯改樞密院幹辦官為計議官序位在太常博士之下　直徽猷閣方孟卿添差兩浙轉運副使專一應副行在大軍錢糧用户部侍郎孟庾請也　右正言吴表臣言饒信州南連福建東接温台當敵馬之衝尤宜嚴備自杭至嚴自嚴至婺皆有水陸兩路最係緊切去處乞速行措置時巳命神武前軍統制王𤫙以本軍屯信上詔以表臣章示之　泰寧縣主簿吴明卓特降一資

時邵武軍百姓多遷徙出城以避冦者軍吏丁宗亦以其孥出明卓斬其首下吏當死上薄其罪乃有是命

丙辰金左監軍昌陷泰州時昌有渡江之意欲耕地而守遂親率萬人下蔡州而屯之

丁己知通州朝散大夫吕申棄城走　桑仲既還房陵金均房安撫使王彦從間道出兵斷其糧運且求援於張浚浚遣將楊惟直以兵來援是日彦濟師攻自黄水仲奔潰追至白磧斬獲甚衆招降者皆隷麾下仲退屯

襄陽府房州平浚承制以彦為金均房州鎮撫使

戊午右正言吴表臣直秘閣知信州表臣以趙鼎去位

乞補外上曰表臣殊不知朕意羣臣之進雖多因大臣

薦引至於臺諫朕豈不能辨其賢否而表臣用意黨私

朕何賴焉范宗尹曰昨吕頤浩罷相所薦人多被彈擊

臣力懇陛下保全之正欲革此也　朝散大夫路允迪

復龍圖閣學士允迪七月乙丑已復端明不知何時又奪之當考　成忠郎權

知漣水軍丁禩為閤門祗候知楚州保義郎劉靖為楚

州淮陽軍都巡檢使廸功郎王安道馮由義並為承務郎安道簽書楚州由義簽書漣水軍判官廳公事（稗等當是秦檜所薦趙甡之遺史云檜請以本身合得恩澤授安道由義官由是皆補廸功郎與日歷不同或者二人初以稗借文階至是先補正而又改京秩也當求他書參考之）武義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劉彥知廬州初巨寇李伸在廬朝廷因以為廬壽鎮撫使伸所為兇恣和州無為軍兵馬鈐轄武翼郎王亨以所部討擒之故命彥代領州事（龔相記歷陽死事云水寨得間即出掠敵營執巨寇李伸獻之闕下伏刑馬他書不見李伸事以史考之建炎四年十一月三日壬寅秉義郎趙叔

蘇斷案內一項叔蘇在廬州因李仲保明與番人接戰有功人自巳用特字可字紹興元年正月十七日乙卯武德大夫權淮西總管知廬州張琦奏朝奉郎牛除可通判本州二月九日丙子廬壽鎮撫使司統制官高彥狀本軍元係廬壽鎮撫使李仲下人馬先蒙差在六合縣後來不知本官下落三月十四日辛亥和州鎮撫使趙霖奏壽春府偽皇姪事稱自去年十一月擒獲群寇李仲之後道路通行五月十一日趙霖奏新知廬州王亨先統兵在本鎮管下駐劄備見李仲不遵分守恣為兇惡靡所不至奮發忠義生擒賊首李仲肅清淮甸今以前後行遣參考之初見本末霖以王亨獲李仲在十一月故因附此然趙叔蘇與仲事相連而廬州奏叔蘇以去年九月五日甲辰至行在不知所奏即仲或是推州也此事本不必書以仲嘗為鎮撫使欲詳分鎮本末故具著之明年正月甲辰以王亨知廬州當是劉彥辭行史蓋未見當考

亨東都衛士嘗為

張所部曲所奏官之至是以獲伸功稍得進用

巳未詔崔增人船就聽江州路副都總管楊惟忠節制增既犯太平州不克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人招之增不從乃泝流而上至魯家口遇邵青舟師出江不及備為所敗增沿道以擄掠為資所至無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吕頤浩在饒州以書招之增遂納欵至是至彭澤縣知縣事通直郎楊士明言於朝乃有是命時頤浩參謀官降授朝議大夫劉洪道亦奏遣統領官李貴引

所部擊增逐之乃復洪道右文殿修撰洪道復修撰在是月辛酉

是日金人陷通州

庚申詔學士兩省講讀官依舊輪日進故事先是量留百司而講筵所不與上特命留之 通泰鎮撫使岳飛以失守待罪詔飛赴江陰就糧極力捍禦金人毋得透漏

辛酉詔福國長公主每月料錢增為七百千 是日偽齊劉豫改元阜昌豫初僭立止用天會之號至是奉金

命而改之偽齊録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聖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紀嘉號以與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好遜避未遑而使命逼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受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偽尚書工部侍郎鄭億年移吏部前知越州李鄴知東平府偽監察御史李儔知單州淮寧鎮撫使馮長寧至偽庭請行什一税法除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紹興三年五月税成法豫又建歸受館於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榷場通南北之貨此非一日事今併書之

癸亥禮部尚書秦檜言臣伏聞敵騎宿留江北或傳迤邐渡淮欲往海州度其所長恐未必有肯捨輕騎拏舟南渡然在國家萬全之計每事不得不備竊見海州入海當由東海縣及淮口丁禊馬臯地分通州入海當由料角及東沙汲域陸戥地分乞下逐處取軍令狀須管專一探報不得怠慢透漏候得將來平安却與優加褒賞其東沙以西金山錢塘江及秀州平江府江陰軍鎮江建康府對岸去處臣不能盡知乞逐一依東海縣淮

口等處施行免致萬一誤事從之日歷今年十一月戊午馬皋差充滩水軍海場令東海巡檢陸戭未知此時為何官當考　初議者以為越州三江口係通接海道之所遂命神武右軍遣卒三千戍之至是守臣直秘閣陳汝錫言三江口乃平敞河地中有民居恐戍兵無以存泊兼去城止十八里請俟有警然後遣兵從之尋命以小海舟十艘付軍中為斥堠

甲子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呂頤浩乞益兵討李成上曰頤浩奮不顧身為國討賊羣臣所不能及但與賊相拒

不度彼已容易輕進此其失也今兵既少䘏須令且持
重急遣王璞引兵助之范宗尹曰頤浩意欲更得韓世
忠兵為助上曰若遣世忠提全軍往破賊有餘力但敵
騎尚在江北未可遽行李回曰成敢擁衆跨江跳梁正
倚金人南犯朝廷不能遣發大兵若陛下親御六師移
蹕饒信間則成破膽矣上曰朕日夜念此不少置決意
須親往俟敵騎稍北遣世忠先行朕繼總兵臨之先以
賞招携其衆許歸自新則成必易擒亦不欲多殺士衆

也富直柔曰聖斷如此此天下大幸

詔諸路守臣並許節制管內軍馬以中書言艱難之際事權太輕緩急無以彈壓故也時所在既募鄉兵往往迫縣道以取錢糧擾平民以要犒設朝廷知之乙丑詔鄉兵並聽守令節制

丙寅詔神武前軍統制王𤫉以本部萬人速往吕頤浩軍前策應　初祝友既至龔家城而滁河舟船已盡為官司所斂友遣其徒求得餘舟三栰以數千人護送出

瓜步口泝流至馬家渡計置渡江時滁濠鎮撫使劉綱在溧陽友之舟為綱所扼及岸不得登是日友以其舟星散於岸之上下沿流十餘里綱之兵不及分而友之徒已有得濟者遂畢登屯於薛店縱兵擄掠焉

是月宣撫處置使張浚自泰州退軍興州初我兵既潰於富平金人以所得陜西金幣悉歸河東帥府會張中孚趙彬送欵於金又知慕容洧叛乃遂引兵而西走泰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

尚原榷環慶經畧使孫恂由隴關入秦與浚會金人至渭州得我情實乃入德順軍浚聞敵入德順遂移司興州簿書輜重悉皆焚棄浚之出師也幹辦公事朝請郎楊晟惇力言其不可浚不從晟惇乃求行邊不隨幕下及是來見浚浚稍以諸事委之晟惇言金人必欲舉川秦然後歸國不若引兵金洋一帶俟敵騎既去然後收復川陝事乃永定浚雖不用其說然已置陝西於度外矣起復朝議大夫知興元府王庶亦來見浚計事力陳

保秦之策衆議不同庶請歸持餘服浚之自邠南歸也
將士皆散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官皆懼有建議當
保夔州者參議官劉子羽曰議者可斬也宣撫司豈可
過興州一步繫關陜之望安全蜀之心幹辦公事謝昇
亦言不當遠去請築青陽潭左右四關六屯浚以爲然
乃劾異議者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敵騎
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怨閧子羽在近宣撫司留
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浚哀死

問傷録善咎已人心粗安或謂吳玠宜移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敵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敵懼吾乘虛襲其後此保蜀良策也諸將乃服時玠在原軍食不繼鳳翔之民感其遺恵相與夜負芻粟輸之玠亦憐其遠意厚償以銀帛民又益喜敵怒遣兵伏渭南邀而殺之又令保伍相坐犯者皆死而民益冒禁輸之數年然後止　中大夫致仕吳點卒點邵武人與蔡京有舊崇寧初京拜右僕射點時為太僕寺丞首求去

京不樂終身以郡倅處之淵聖受禪擢知漳州遂再掛冠而卒　水賊楊華等乘船至𢈔州城下聲言乞招安鎮撫使程昌寓遣孔目官劉醇持檄以往醇登舟而賊斷其首鼓柂而去　羣賊賀潮等數千人自郴州永興進掠衡吉諸縣至茶陵為京西制置司統制官韓京元用所敗遂就招此以紹興元年十月丁卯湖東安撫司所申增入　盜王少八掠韶惠州諸縣奉議郎知惠州范漴捕其黨七十餘人誅之後進漴一官此以紹興二年二月甲戌廣東提刑司所奏增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十四至四十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黄綸

謄録監生臣范重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十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十有二月己巳朔輔臣進呈張浚與吕頥浩書報將自蒲解進兵曲折初頥浩在相府遺浚書言近日臺諫尚循舊態論事不切時務浚報之曰臺諫箴規人主闕失糾彈朝廷官邪當優容之但使主上曉其意足矣范宗尹言浚此論甚善上稱美久之

庚午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張用等言所部四十萬人乞不分擘他處願聽李允文節制詔高衛率用等解圍江州如能解圍其張用當除正任觀察使時衛已為允文所却而朝廷未知也 朝奉郎添差通判福州宇文師瑗提舉福建路市舶師瑗虚中子特録之 詔自今立春日賜百官春幡勝權免俟邊事寧息如舊 交趾郡王李乾德請入貢詔却之

辛未尚書屯田員外郎黄龜年行監察御史龜年永福人也臺部題名並在紹興元年正月恐誤 詔度支員外郎韓球速往饒

州所過州縣錢糧盡數剗刷别項樁管應沿江綱船不以空重並令赴饒州岸下擺泊先是李回富直柔共議移蹕饒信間以討李成乃遣球往饒信州樁積錢糧凡江湖川廣所輸上供悉儲二郡中書舍人胡交修曰郡盜猖獗天子自將勝之不武不勝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中書舍人洪擬亦言捨四通五達之郡而趨偏方下邑道里僻遠非所以示恢復形勢卑陋不足以堅守禦水道壅隔非漕輓之便輕棄二浙失煮

海之利力上疏爭之球璜弟也時上自海道還內批取
金以百計絹以千計銀錢以萬計人言籍籍以為費交
修曰予以馭其富人主之柄也即有賜第詔有司奉行
毋示人以私上欣納熊克小歷以擬為起居郎按日歷擬令年八月除中書舍人克誤也
直秘閣知江州姚舜明陞直龍圖閣武功大夫江州
兵馬鈐轄劉紹先領忠州刺史録守城之勞也時舜明
所募迪功郎黄武免解進士張定之持蠟書至行在詔
武改初等京秩而定之為迪功郎　是日金左副元帥

宗維命諸路州縣同以是日大索南人及拘之於路至

癸酉罷籍客户拘之入宫至次年春盡以鐵索鎖之雲

中於耳上刺官字以誌之散養民間既而立價賣之餘

者驅之達靼夏國以易馬亦有賣於蒙國室韋高麗之

域者時金既立劉豫復以舊河為界宗維恐兩河陷没

士庶非本土之人逃歸豫地故有是舉小民出不意父

子夫婦盡城星散哀號滿道并縊者甚衆壽州初得客

户六十八而誤報六百八人宗維不容訴於是州官驅

窮民孤旅四百五十人以充數至則一例責之莫能辨也先是中原士大夫為宗維所掠聚之雲中至者無以自活往往乞食於路宗維見之畏其衆也驅三千餘人坑之城外熊克小歷云樂壽縣初得客户六十八人蓋據張滙節要所書按去年秋金已陷樂壽縣為壽州今改定修入

壬申大理少卿張誼行殿中侍御史　御筆令孔彥舟移兵援江州賜彥舟戰袍金束帶銀槍細甲時起復尚書考功員外郎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雱在

彦舟軍中因為之用乃亦進雱二官為朝散大夫

癸酉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乞暫赴行在奏事詔鎮江係控扼要害之地方敵人對境所頼措置防守所乞難議施行

丙子以越州為趙立瓲祭作佛事特輟視朝一日　閤門宣賛舍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韓世清為池州兵馬鈐轄

戊寅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自長沙遣人獻馬

四匹又以一馬遺內侍馮益益并其書上之上諭輔臣曰此豈士大夫所宜為范宗尹請以所進還之李回曰以寧以此窺朝廷亦淺矣張守曰以寧以此圖官職爾上曰朕即位以來未嘗以貢獻進人官職俟其來當還之

己卯詔戶部進錢萬緡奉隆祐皇太后生辰時上以太后誕日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幸相聚於此他時身後吾復何患然有一事當為官家言之

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快其私憤肆加誣謗有玷盛德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定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官家也上聞之惕然其後更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蓋張本於此此以哲宗實錄篇末朱勝非所記上語修入但不知在何年謹按昭慈聖獻皇后以建炎元年至南京二年在維揚三年在虔四年在越而后以紹興元年四月升遐史臣所記言語有云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則必非元年二年事故知為此年不疑今因進奉遂書之當求他書附生辰本日

辛巳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為翰林學士
徽猷閣待制林遹復為中書舍人熊克小歷汪藻除學士在明年五月蓋因本院題名誤也今從日歷
朝奉郎朱宗守大理少卿宗始以僞黨斥至是范宗尹薦用之　承奉郎新知常州劉寧止改知衢州　詔崔增聽呂頤浩節制頤浩請之也　三省言訪聞江西州縣往往廹於軍衆應副馬進錢糧詔禁止違者當職官重行竄責
癸未朝散郎通判壽春府王攄知壽春府從政郎淮南

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王大節爲宣議郎通判府事初金將周企既去攄執守臣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械繫之且上閤欲死事于朝故有是命攄因爲惡言動衆亡賴少年相與取識遠殺之日歷壽春府奏見禁叛逆守臣馬識遠而無行遣指揮此以洪邁夷堅志所書修入

詔監司守倅並以三年爲任

甲申翊衛大夫福州觀察使辛道宗爲樞密副都承旨先是承旨司闕官范宗尹擬用保静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邢煥起復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同管客省

四方館閤門公事藍公佐與道宗凡三人除目上上曰朕不欲以戚里任朝廷官道宗亦可但不甚知兵乃用道宗而罷煥命下給事中陳戩不書録黄道宗聞之使所親語戩曰富季申以阿附故有今日公第行之必有以報（此據沈與求劾富直柔狀修入）戩即上奏言右府主兵之地所以號令諸將今道宗之兄企宗總禁旅之屯以事征討於外其弟永宗總神武之衆以制中軍於内而使道宗出入機庭親承密旨豈無妨嫌上不從遂命尚書右司員

外郎趙子晝兼權給事中書讀行下命子晝在是月壬辰今併書之熊克小歷云道宗時為後軍都統制按此時神武後軍統制乃陳思恭為之而辛永宗為神武中軍統制克恐誤

直秘閣知越州陳汝錫以職事修舉陞直顯謨閣汝錫此除季陵白雲集有制詞按此時後省乃席益胡文修洪擬三人陵方罷版曹奉祠家居不知何以當此制也

乙酉詔臨江軍津遣宣教郎范燾赴行在燾已見去年九月

嘗權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從衛提舉事務所屬官以事擾州縣為忠厚所斥及還忠厚言燾擱任日淺乞不推賞燾憾之乃上疏訟忠厚與太母共養淵聖皇帝之

子藏之別室上諭輔臣曰朕事隆祐皇太后子母之間更無疑間盡誣謗太后安得有此可送御史臺治其罪范宗尹曰陛下若坦然不疑不若便行遣上曰所以送獄者欲天下知其誣謗太后得罪非以言罪人也既恐追逮煩擾可送一州編管上又曰英宗慈聖及哲廟宣仁皆以人離間故使疑謗上累兩朝朕不得不懲乃有是命明年三月丁酉行遣

丙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進呈諸路盜賊數上謂回卿

意如何回曰臣意欲治數渠魁當少戢上曰卿意甚善皆吾赤子豈可一一殺之第治李成輩三兩人可矣范宗尹曰俟更數日江北探報稍定便降車駕幸饒信指揮先遣韓世忠往盜賊自須聽命李回曰臣所以屢告陛下移蹕者盖天威所臨羣寇自然銷服富直柔曰兵家貴先聲亦須早降指揮回曰周虎臣乞降黄榜招撫臣謂吕頤浩方失利今若便降招撫榜去政恐賊笑爾上曰招撫須以大兵臨之守曰誠如聖諭所以就招撫

者以我能制其死命故也時遣太常博士周虎臣往順浩軍前計事而虎臣乞招撫故執政及之

庚寅上與輔臣議改元范宗尹曰將來郊禮又須降赦令德音乞用第二等上曰將来郊禮除諸軍賞給及官員奏薦不可不與其餘當一切從權減省參知政事張守曰仁宗時袷享禮恐將來可遵用　降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沈晦為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言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也

辛卯劉光世奏諜報敵不渡江上謂大臣曰朕當修人事以荅天意范宗尹曰聖訓及此天下幸甚

乙未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江南路招討使進解江州之圍且平羣盜事急速者許便宜時李成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使其徒多為文書符讖幻惑中外朝廷患之至是聞金不渡江上乃止䘏信之行范宗尹因請遣大將討成故有是命仍令前軍統制王𤫩後軍統制陳思恭通泰鎮撫

使岳飛皆屬俊　詔招討使位宣撫使下制置使之上著為令

丁酉朝散郎措置福建兵民寨柵謝嚮言范汝為已就招先是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駐邵武軍距賊洞二百餘里時遣兵攻賊為所敗有從事郎施逵者邵武人上舍髙第自頴昌府府學教授代還以策干企宗反為賊游說而本路監司亦以招安為便乃募國學內舍生葉昭積往招之至是授汝為武翼郎閤門祗候充民兵

都統領其徒葉鐵最驍健亦以為忠翊郎更名徹昭積

補下州文學而逵還承直郎時汝為慕得官且懼大軍

繼至故聽命然未肯散其徒企宗駐軍邵武軍不能制

熊克小歷於此書𣏌命謝嚮為民兵寨栅官按嚮措置福建兵民寨栅日歷已於十月二十一日書之克蓋誤也克又稱辛企宗為福建制置使亦誤企宗除制置在明年二月己卯

是月夏人攻西安州平羌寨拔之　翰林學士汪藻言

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金師

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

可淮南之地金人決不能守若為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蓋可驅而去也淮南游經兵禍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朝夕可還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吕頤浩率所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使之分地而耕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西羣盜此萬世一時也疏奏未克行中興後言屯田者蓋自此始藻疏不得其時今恭酌附此月末

是歲行在大軍月費見錢五十餘萬緡銀帛芻粟在外而諸路養兵之費不與焉此以紹興元年正月德音修入　宗室不繼等賜名者八人　宣撫處置使張浚命四川民户歲輸激賞絹三十三萬匹有奇俟邊事寧息即罷四川田税大約凡三百錢令民輸一匹絹而成都彭漢邛蜀永康六郡自天聖間官以三百錢市民間布一匹民甚便之其後不復予錢而但取其布民始以為病至是宣撫司歲截陝西河東北三路絹綱三十萬匹令民輸其直以

贍軍西川匹為十一千東川匹為十千歲凡三百萬緡有奇謂之絹估又截布綱七十餘萬匹匹取其直三千歲凡二百萬緡有奇謂之布估云按絹估錢自慶元初累減至二百餘萬布估錢減至一百二十七萬緡激賞事紹興十六年十二月戊戌絹估事紹興二十五年七月丙辰可參考自浚入蜀盡起諸路常平坊場錢以贍軍次科激賞絹布次則盡起常平司積年本息和糴等米次則對糴稅戶米對糴者謂如甲家歲輸米百斛則又對糴百斛以備軍儲蜀民始困矣此以劉長源奏議附見當求總領所案牘各繫本月日紅巾

賊屢犯均州知武當縣奉議郎王暎率邑人保山寨賊軍大至或勸之使遁暎曰使吾有此心則不能與邑人為此來矣遂與一家俱死後録其家一人（此據張釣續忠義録釣以為建炎末事故附於此但又以為金人大軍搜山則非也此時均州諸盜乃李忠之徒金人未嘗至今删改令不牴牾）

偽齊劉豫立陳東歐陽澈廟于歸德府封東為安義侯澈為全節侯取張巡許遠廟制立為雙廟以祠之（此以方疇封事及遺史參修疇以紹興元年五月上書豫以今年僭立故參酌附此末）

時國信副使宋汝為自京師至東平見豫持順浩書與之勉以

忠義開陳禍福使歸朝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即拘汝為不遣既而以汝為本儒士乃授通直郎同知曹州時豫又依金國法鄉各為寨擇土豪為寨將兩丁籍一為出戰軍以糧器甲自備民有酔酒罵豫云汝何人敢為天子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有大利害乞見豫名入希載請遣使密通江南豫榜于市云上國聞知與生靈為害非細斬其首以令　初徽猷閣

待制洪皓與右武大夫龔璹持命至太原金令其陽曲縣主簿張維館伴留幾歲金遇使人禮益削是歲始遣皓璹至雲中時通問使朝奉郎王倫閤門宣贊舍人朱弁已被拘倫皓因以金遺商人陳忠令密告兩宫以本朝遣倫等来通問於是二帝始知建炎中興之實已而左副元帥宗維名皓等遣官偽齊皓力辭不可宗維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劒夾承之皓不為動傍貴人啃曰此忠臣也止劒士以目為跽請宗維怒少霽遂流遞于冷

山與假吏沈珍隸卒邱德党超張福柯辛俱流遞猶中國編竄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距金國二百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右監軍希尹聚落希尹使誨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犅布畚課四隸採薪他山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麪而食（熊克小歷附此事於三年末恐誤今從皓行述）瀘州騎射卒張仙謀殺安撫使藕覺以叛舉火焚倉庫不克伏誅先是戍卒王全等十數人糾合為亂乘郡官端午泛江乃舉兵前一

夕夜漏四鼓大雨及明羅出郊姦謀沮喪遂就擒騎射葢元祐末所置其額才四百人全葢宣和末京師所遣禁兵號東土軍者是也此據江陽志修入志稍不利於師臣燕覺而以為建炎四年事按覺今年十二月到官故附此年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歲次辛亥　金太宗晟天會九年偽齊劉豫阜昌二年　春正月己亥朔

上在越州平旦率百官遥拜二帝於行宫北門外退御常朝殿朝參官起居自是朔望皆如之　是日改元紹興德音降諸路雜犯死罪以下囚釋流以下羣盗限一月出首自新仍官其首領令州縣存恤陣亡戰傷將士

及奉使金國與取過軍前未還之家民户令日巳前倚閣税租一切除放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令有司條具元祐黨籍臣僚未經褒贈人吏刑部限一月檢舉自紹聖廢制科至是始因德音下禮官講求故事然未有應者　金人掠天水縣時縣徙治榆林承奉郎知縣事趙壁方受賀忽敵騎三百突入坐上縛壁及統領官雷震主簿張昔以去壁等不屈皆殺之壁京兆人也

辛丑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李光移知洪州光以事與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有違言光世請避光上曰朝廷方賴光世為上流屏翰然光區區數論事意亦可佳乃徙光江西范宗尹因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孫覿有才乃復覿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李陵白雲集光覿二制皆陵所草恐誤）承事郎新知衢州劉寧止為浙西安撫大使司參議官劉光世請之也

癸卯上謂輔臣曰張浚短於知人所用多浮薄妄作同知樞密院李回曰浚之行出於倉猝以故不暇詳擇上

曰用人豈可不審　尚書禮部員外郎侯延慶為起居舍人延慶為范宗尹所喜故卒用之　起復朝散大夫樞密院計議官王佾起復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同管閤門公事藍公佐並罷佾復子也朝廷以其父死事故録之而佾交結權貴數與公佐謳歌燕飲公佐與内侍康諝善每至其直舍縱飲大醉薄暮還家頗漏泄禁中語侍御史張延壽劾之上令付出議罪范宗尹請除佾大宗正丞延壽言其不可乃盡罷之仍鐫公佐五官黜

監諸州市征沈與求論宗尹交結公佐事當考中侍大夫奉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卒故事横行不贈官以質當苗劉之亂與在外將帥協謀保護兩宮特贈鎮東軍節度使賜其家帛三百匹錢五百千贈官在此月辛酉凡臣僚卒有本月日者各繫其月日未見本日者因遺表書與遺表者因致仕書之是日始下詔罪狀舒蘄鎮撫司副都統馬進以其違主帥之令抗拒官軍也仍立賞格許其徒自新

甲辰閤門宣贊舍人潘永思復為帶御器械以神武副

軍都統制辛企宗言永思甞捕魔賊有功故也　朝奉郎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復故官為朝請大夫霖先以贓廢至是特復之

乙巳權鄂州路副總管張用所部統領官孟振王林以其軍奔咸寧縣先是安撫使李允文傳令點軍或告以允文將殺用用懼命諸軍擐甲而入允文大驚遽罷於是其徒俱散用獨與親軍二千居城中

丙午太常博士王居正試尚書禮部員外郎宣教郎秦

梓守屯田員外郎　尚書刑部員外郎錢㮚兼權江南路招討司隨軍轉運使　中奉大夫李芘知建州

丁未言者論大臣用人之際當推其賢不必以嘗經堂除為限先是呂頤浩當國患請謁者衆乃揭榜省户曰未經堂除者不得投牒求官言者以為如此則宣政之間倚權貴之門超取顯美者皆在所收豈無韜晦自重不願為人所知者至今守其說而不變其何以來天下之士而濟艱難之業疏奏詔三省遵守

戊申神武右軍都統制江南路招討使張俊改江淮招討使俊數日俊入辭頗言李成兵衆上曰汝將全軍設為朕攻一郡若何俊曰臣朝至而夕入可也上曰成竭力攻九江兩月不能下則雖衆何能為俊大以為然上因謂俊今日諸將獨汝未嘗立功俊曰臣何為無功上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彦則功績顯著卿殆不如俊恐悚承命俊將行越州下屬邑根刷民舟二千載其軍家屬言者以為擾乞罷之不從事見此月乙酉　尚書省言岳

鄂道遠請還隷湖北復江池路為江東西路置帥司於江池又分荆湖諸州之在江南者為荆湖東西路置帥司於鄂鼎八月庚辰又改　是日馬進陷江州守臣直龍圖閣沿江安撫使姚舜明棄城遁時江州被圍僅百日糧食皆盡人相食賊兵晝夜不息兵馬副鈐轄劉紹先竭力捍禦至是人皆饑困無鬭志吕頥浩楊惟忠巨師古率衆來救為進所敗不得近城城中亦不知官軍來援舜明與紹先議棄城出奔紹先乃縱火城中乘喧鬨奪西

門走瑞昌舜明奪南門走南康進引兵入城大肆殺掠日晚有米綱到城下泊於酒坊門下始知賊已據城急解維放船下湖口進遣賊黨追至湖口遇顧浩之兵而還李成聞江州已陷乃渡江入城坐於州治括寓客及郡縣官僅二百員悉殺於庭下端明殿學士王易簡與其子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寓皆死於亂兵有沿江安撫司統領官呂郛者能射一石三㪷弓發無不中城初陷詣馬進降進喜成見之曰圍城久士卒多中箭死非爾

邪遂殺之成揭榜許人識認擄獲生口人漸有生意皆

作庵寮以居寓靖康中嘗除尚書右丞

己酉岳飛自江陰軍引兵之洪州飛行至徽州有訴其

舅姚某騷擾者飛責之他日舅因馳馬射飛不中飛擒

而殺之　金人犯揚州

辛亥參知政事謝克家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宫克家引疾乞祠故有是命

壬子詔京官知縣並堂除内外侍從官限三日各舉可

任縣令者二人犯贓連坐又詔不歷縣令人勿除監司郎官不歷外任人勿為侍從著為永法於是從官有互舉其子為縣令者而子又皆貪贓論者惜之何俌龜鑑不歷縣令不除監司郎官不經外任不除侍從嚴失舉之罰頒考課之條定內外更迭之法而命官之道得矣　詔明州作鬧班直令殿前皇城司依舊於禁軍內安排直龍圖閣知潭州向子諲移知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公事後二日以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為東湖副總管屯鄂州彥舟在潭州未去也　是日江西安

撫大使朱勝非始領使事於新喻縣此據勝非八月四日所奏

癸丑曹成入漢陽軍成久屯三龍河時出兵攻德安府而李宏在郢州軍皆乏食成率衆趨漢陽宏亦繼至權鄂州路副總管張用開之率其親信二千餘人往咸寧與孟振王林復合安撫使李允文遣使招成成曰若許人入城則秋毫不犯不爾當縱諸軍一蹂踐之允文許諾遂自平湖門入城出屯於東門之外漫囦被野連接不斷既而鄂州無糧食允文謂成曰可向南自求之於

是歲復有反意遂率衆如江西　是日李敦仁圍建昌軍後半月乃解去

甲寅中書門下省言祖宗舊法在京官吏添給各有定限次數若不别行措置無以革冗濫之弊詔行在供職官吏除本身請受外添給等不得過三色有兼職人不得過四色如違計贓斷罪批勘官司不覺察者准此此以紹興五年閏二月二十七日户部中明狀修入

承務郎謝伋修職郎程克俊並充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伋克家子克俊鄱陽人

也

乙卯直龍圖閣鼎澧鎮撫使兼知鼎州程昌寓依前知鼎州主管湖西安撫司公事時鼎之諸縣大半為寇所據賦入絶少米貴㪷直二千而養蔡兵頗衆昌寓既毀兵北援澧州又於辰陽新縣邊地要城列置諸寨調屬郡峒丁刀弩手以助蔡兵守禦軍糧屢竭或五日纔給糯米一㪷軍人鬻妻子以自活昌寓聞於朝不俟報即取辰沅邵全沺州諸司錢以贍軍又賦鼎民和預買折

帛錢六萬緡自是以為例昌寓科鼎州民户和預買紬絹錢五萬九千九百緡以贍蔡兵他書皆不見今以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壬申淩景夏所奏修入朝奉大夫江端本主管臨安府洞霄宮初命端本知光州端本不赴既而言者劾其避事端本坐停官

丙辰初許百司每旬休沐宰執因奏事上曰一日休務不至廢事使一月間措置得十事雖二十日休務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朝夕何補也

丁巳責授茂州別駕李彛復為朝奉郎以赦叙也　是

日江東安撫大使吕頤浩江西副總管楊惟忠引兵趨江州先是神武前軍統制王𤫙軍至饒州頤浩乃復進軍左蠡會頤浩又得閤門宣贊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稍振乃命𤫙與增擊賊於湖口之南增大捷乘勢至江州城下而姚舜明已去矣於是李成遣其將邵友自奉新縣徑趨筠州

戊午户部侍郎孟庾言兩浙路夏税及和買紬絹一百六十萬餘匹半令輸價錢每匹兩千從之

已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特遷通奉大夫以出使日久禦捍大敵備著忠勞也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自去臘至今招到女真及簽軍共六百六十餘人乞補官詔補忠訓郎已下至効用甲頭内無姓人賜姓趙先是左監軍昌屯海陵光世知其衆久戍念歸乃鑄金銀銅三色為錢文曰招納信寶皆有使押字以為信號獲戍人之解事者貸而不殺俾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抵江執錢為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絶遂

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庚申朝奉郎直顯謨閣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落職降三官責監台州酒務以寧既為孔彦舟所逐會監察御史韓璜使湖南還劾其擅命故黜之　銀青光禄大夫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宫以綱有請也　詔趙普佐命元勲視漢蕭何宜訪其子孫量才録用

辛酉手詔曰朕念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祖詔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絶乃至宣和之末

以太常禮部各有所主依違不決使安定之封至今不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襲封人名遵依故事施行是日輔臣進呈次上因論此事曰太祖功德如此世襲王爵宜不為過范宗尹曰太祖嘗云天下初定朕思得長君以撫之而授位太宗則其意專為天下上曰朕頃在藩邸入見淵聖皇帝率用家人禮一日論及金人事嘗奏曰京師甲士雖不少然皆游惰羸弱未嘗簡練敵人若來不敗即潰耳陛下宜少避其鋒以保萬全淵聖皇

帝曰朕為祖宗守宗廟社稷勢不可動其後敵復犯京師朕在相州得淵聖親筆謂悔不用卿言是時近習小人爭言用兵熒惑聖聽殊不量力遂至今日之旣奉迎神主提點所言今太廟寓溫州逐月薦新有非地產者請得以他物代充從之

癸亥樞密院奏福建民兵都統領范汝為欲令聽辛企宗節制上曰事有本末卿等今日所措置者末也而未原其本福建僻陋盜賊踵起得非守領不知省其疾苦

乎其令監司帥臣各條上弭盜及便民利物之事朕當施行之　監察御史韓璜言臣誤蒙使令將命湖外民間疾苦法當奏聞自江西至湖南無問郡縣與村落極目灰燼所至破殘十室九空詢其所以皆縁金人未到而潰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襲逐之師繼至官兵盜賊刼掠一同城市鄉村搜索殆遍盜賊既退瘡痍未蘇官吏不務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將所過縱暴而唯事誅求嗷嗷之聲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絶如絲此臣所欲

告於陛下者然道中伏讀改元德音不覺感泣州縣情
偽陛下既已盡知蠲煩去苛恩意亦已備矣臣惓惓餘
忠欲陛下謹信詔令務在必行詔比降德音寬恤事件
州縣自宜悉意奉行違者監察按劾御史臺察之　左
武大夫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權京城副留守趙倫既
出奔與權知唐州胡安中數奏金人動息安中先以留
守司之命假授武德大夫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在
唐州至是遣人來奏事上嘉之詔並進三官仍賜勑書

獎諭　初杜充之敗也其中軍統制武義大夫耿進以所部去朝廷聞進在通州詔進以舟師赴行在進堅子也見三年六月

甲子通義大夫吳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充荆湖東路兵馬鈐轄初向子諲既移鄂遂以降授中散大夫新江南路都轉運使湯東野知潭州與子諲並命㑹監察御史韓璜言湖南困弊宜遣重臣鎮守敏時在廣西范宗尹因薦用之　直祕閣王浚明知建州浚明初以軍

變罷至是復用之

乙丑荆南鎮撫使解潛言臣所領鎮最為要害而所部正兵不滿二千本鎮東鄰鄂渚而安撫李允文生事召亂致李成寇犯未已南接潭鼎而節制王以寧輕易無知為孔彥舟所敗湖外騷然又鼎澧程昌寓狂率自恣近為湖寇敗於辰陽僅以身免此事未見潛所奏云湖寇楊幺子恐是楊華也北連襄漢而未有帥臣千里之間人跡斷絶乞遣精兵一軍前來保護蜀口時允文軍將武功大夫康州團練

使江南東路兵馬都監張崇叛去以所部屯岳州潛以崇知公安軍言於朝詔已命崇赴鼎州不許潛又言峽州宜都縣在大江之南背山面水險阻可恃乞移治宜都從之

丙寅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諜報金人自泰州來橫塘詔光世極力措置

是月金人以萬騎攻南河寄治所西碧潭時鎮撫使翟興以乏糧方散遣所部就食於諸邑所存惟親兵數千

報至人情危懼興安坐自若徐遣驍將彭玘往援以方畧設伏於井谷遇敵至陽為奔北金人果以精騎追之遇伏為所擒餘衆潰去　初順昌盜余勝等既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喜禍與射士張衮謀欲舉寨應之軍校范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充黨忿刳其目而殺之暴屍於市旺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汙之不從又殺之賊既平屍迹在地隱隱不没邑人驚異為設香火事

聞詔贈承信郎更為立祠號忠節旺贈官在六年十月乙卯賜廟額在三十一年今併書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二月戊辰朔廣東經略司言賊李冬至二犯英連韶郴等州冬至二者宜章人以軍興賦重不能保遂與其徒作亂自號平天大王詔湖廣憲臣招捕　是日祝友以其軍降於劉光世初友在新店欲侵宣州阻水不克渡會光世遣人招之友留其使彌旬然後受招

時江東路兵馬副鈐轄王冠在溧水駐軍友移書假道以趨鎮江冠不從友引兵擊之冠軍大敗友遂自句容之鎮江光世分其軍以友知楚州先是史康民在淮南與友合軍康民之軍極富以金寶賂光世光世喜康民遂得進用

已巳監察御史江躋為尚書吏部員外郎禮部尚書秦檜兼侍讀翰林學士汪藻中書舍人胡交修並兼侍講

朝請大夫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復直秘閣

庚午執政言劉光世軍中乏糧遣考功員外郎仇悆往究其實上曰光世一軍月廪萬數如此宜速為屯田之計富直柔曰近年道宗具陜西弓箭手法頗類屯田之制范宗尹曰容臣等細議之悆益都人也　尚書省乞撿舉行遣常程文字從之　改行宫禁衛所為行在皇城司　詔朝奉郎知益陽縣魏舜臣俟任滿陞擢差遣以御史韓璜論其嘗拒鍾相也時知漢陽軍馬友以糧乏遣其將王成率衆渡江犯鄂州副總管張用率精兵

登城詰問以神臂弓射之成乃退翊日李允文即以友權荆湖南路招捉公事友盡取漢陽財物往湖南道過岳州守將吴錫棄城去率精兵數千自益陽入邵州舜臣時權州事為所逐馬友吴錫魏舜臣事皆據趙甡之遺史㕘修但未得本月日按日歷友自叙狀云令春乞糧於鄂而李直閣差友殺劉忠招捉湖南盜賊行次岳州知郡吴錫先已去友遂權駐其地狀以五月十六日至行在不知何時所遣然孔彦舟三月九日已焚潭州則友離漢陽必在二月也故因舜臣事附見遺史言允文以友為湖南副總管而狀中乃云招捉公事今從之熊克小歷紹興元年春益陽有吴錫者提兵七千屯本縣告邵州守臣魏舜臣乞糧不得錫以兵趨郡舜臣懼而走以胡安國與宰相書考之錫

破邵州在今年七月四日蓋是時舜臣權守倅也今併附此江州兵馬副鈐轄劉紹先以殘兵七百人赴朱勝非　是日邵友以數千人犯筠州守臣朝請郎王庭秀與鄂州統制官修武郎傅樞方共飯聞寇至即與官吏棄城走豐城縣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言士大夫自衢信來者皆稱張俊軍行極整肅上曰朕亦聞之犯軍律者已誅六七人矣范宗尹曰臣已以書奬其美上曰待亦作詔勉之立功俊心忠謹惟好官職正當以此使之張守曰陛下

深得御將之術　朝請大夫葉宗諤復直龍圖閣知洪州　是日邵友犯臨江軍守臣朝奉大夫康倬遁去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吳全以其軍夜奔新喻縣倬識子也（識河南人元祐間引進使）於是朱勝非以兵少自新喻南去取兵於吉州

壬申初定每歲祭天地社稷如奏告之禮用權工部侍郎韓肖胄奏也（詳見去年十一月甲辰）

癸酉詔張浚措置津發四川上供金帛赴行在自置宣

撫司而上供悉為截留以備軍食至是戶部以將行大禮及行在急闕為言故有是命然川陝用度繁截留如故日歷不載此按今以紹興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戶部申明狀修入　詔江湖福建路憲臣遍詣所部剗刷應干合起金銀錢帛赴行在亦以將行大禮也　故朝奉大夫呂希純追復寶文閣待制希純公著第三子元祐中書舍人黨籍待制以上第二十四人道州安置　新除襄鄧隨郢鎮撫使桑仲始受命是日以其都統制霍明知郢州霍明申省狀云紹興元年二月六日准桑仲差知郢州　初仲在京西連跨數州無糧食

人相嗰又數為金州人所敗欲引衆北去至是次棗陽縣始被鎮撫使之命遂還襄陽駐軍文林郎金房安撫司幹辦公事晉城續慼獻書於宣撫處置使張浚曰譚究守鄧州披荆榛保孤壘屢戡大盜奉朝廷法令隱然若一長城曾不得鎮撫使而仲乃得之是獎亂也朝廷在遠未詳仲凶逆之狀不然豈有舉四郡數千里之百姓委之餓虎之喙乎令仲連敗衂於安康此正天亡之時若使究併力勦除稍申國威而以鎮撫使命究則忠

義知勸盜賊少戢矣襄陽為朝廷基本利害甚大相公豈可不從權易置浚深嘉感言而不能用郢州新遭曹成之後百室無一二存者仲俾霍明領兵二千守之明邯鄲人為遊鋪曹司有膂力善戰而敢殺郢與德安接壤鎮撫使陳規藉其通船運每以恩信結之明自是與規通好不絕曹筠撰陳規行狀桑仲為鎮撫使其副霍明別以精兵數萬屯郢州郢鄰德安公欲以恩信結之因奏明知郢州仍請加美名朝廷從之自是郢與德安通好不絕蓋結之以恩者實所以間明之附仲也按日歷紹興二年五月五日霍明申紹興元年二月六日蒙鎮撫使桑仲差知郢州不去嘗受朝命行

狀誤也趙甡之遺史云明在郢與德安通書陳規亦藉其通船路此言有理今從之

甲戌詔江淮招討使張俊速往措置以降授中散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湯東野為本司參謀官朝廷始聞江州失守故有是命

丙子臨安府觀察推官沈長卿監都稅院沈震陳祖安司理叅軍葉義問並勒停時長卿等上書論范宗尹過失詔責以中傷大臣力肆詆毀露章臺省揺動衆情此而不懲為患滋大宗尹抗疏為請後四日乃寢其命長

卿烏程人祖安閩縣人義問壽昌人也　廬壽鎮撫使
李仲之被執也其統制軍馬武顯郎閤門宣賛舍人高
彦以所部走廣德軍至是就招赴行在詔以其衆隸神
武左軍隸左軍在此月癸巳
戊寅詔禮部御史臺太常寺條具明堂合行事件申尚
書省時上以當行大禮命近臣議之叅知政事張守欲
行祫饗禮禮部尚書秦檜建言頃歲渡江冬祀儀物散
失殆盡宗廟行事登樓肆赦不可悉行至於祫饗又不

及天地惟宗廟明堂似乎簡易苟採先儒之說而略其嚴父之文志在饗帝而不拘於制度之末尚或可舉議遂定　詔自今盜賊令州縣極力措置毋得申奏陳乞及擅便招安用知鄂州髙衛奏也

己卯日中有黑子　淮康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為福建路制置使時南劒賊余汝霖余勝等作亂輔臣欲假企宗事權故有是命

辛巳禮部尚書兼侍讀秦檜叅知政事龍圖閣待制孫

覿時知臨安府以啓賀檜有曰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方傳聞感涕交下漢蘓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鞵入見乃拜拾遺未有如公獨參大政檜以為譏巳始大怒之　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趙嵲乞免詔嵲提舉臨安府洞霄宫直寶文閣張績知建康府

壬午延福宫使奉國軍承宣使入内内侍省都知提舉禁衛董懋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從所請也　初張榮率舟船至通州過捍海堰欲出海復歸山東水阻不得去

棨遂入通州糧日盡取人為粑以食民之得脫者無幾

是日日中黑子消伏翌日范宗尹進呈因言故事當避殿減膳令人情危懼之際恐不可以虚文揺動羣聽望陛下修徳以消弭之臣等輔政無狀義當罷免上曰日為太陽人主之象豈闗卿等惟在君臣同心行安民利物實事庶幾天變不至為災也　詔度支員外郎韓球所刷饒信州錢糧除應副張俊軍須外並發赴行在時已罷移蹕之議故有是旨

癸未詔以季秋大饗明堂江淮招討司隨軍轉運使詹至言大敵在前國勢不立請停大饗以其費佐軍仍督諸將分道攻守以慰在天之靈繼志述事莫大於此至桐廬人也　刑部尚書胡直孺兼侍讀　右諫議大夫黎確言福建盜起本於科斂誅剥民不堪命令自范汝為以下官者二三百人而聚萬衆於建安辛企宗坐視而不能制謝嚮順從而不敢違建邵之間雖尺一空頭尸𥚃道遠近謂之謝范而不敢名其無生理殆亦可見

頋稍分汝為之衆以弱其勢擇官吏信厚練達閩人素所畏愛如梁澤民張穆李芘輩委以一路之寄汰牧守之無狀者權免二年科配使前日脅從之輩得齒於民非小補也詔企宗嚮放散汝為下見團結人兵又詔民兵願歸農者許自便汝為不聽命又詔在此月丙戌

甲申詔神武前軍統制王瓔依舊聽江東安撫大使吕頤浩使喚與江淮招討使張俊大軍掎角討捕馬進等賊用頤浩請也頤浩又乞俟俊至江東令與臣約日於

饒州或本路其他州縣會合計議從之　朝奉大夫鄭望之復集英殿修撰　詔自今郡守在任改移並俟新官合符方得離任二年十月衝改
乙酉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言方今兵患有三曰金人曰土賊曰游寇金人自冬涉春不聞南渡所謂游寇者皆江北劇賊自去秋以來聚於東南所謂土賊者二年以來為害日大原其實情似有可矜南人資産素薄比年科率煩重願特降寛詔稍蠲苛擾按贓吏之尤重者

舉行祖宗顯戮之典以慰疲民疏奏詔諸路憲臣詰諸州之科率者餘依已降德音施行時勝非又論東南盜賊則欲招撫西北劇寇則命之以官使流離北人各得其所汰被敵老弱與不從軍者留其精鋭使散處諸軍如此當不復為患至於江西土寇皆因朝廷號令無定橫斂不一名色既多貧民不能生以至為寇臣自桂嶺而來入衡州界有屋無人入潭州界有屋無壁入袁州界則人屋俱無良民無辜情實可憫陛下時降寬詔撑

其首領與補官收隸軍籍而散遣其徒使民還業則江西之亂可指日平也不然則為盜者日衆勢必南軼湖南二廣皆不得安矣先是勝非被命宣撫江湖三路首訪民瘼皆云正稅之外斜科繁重乃令民間陳其色目稅米一斛有輸及五六斛稅錢一千有輸及七八千者如所謂和糴米與所輸正稅等而未嘗支錢他皆類此勝非因極論其事疏累萬餘言范宗尹當國既未嘗歷州縣不知民間疾苦又惡聞弊事摘勝非所奏十去七

八畫旨依已降赦令而已按勝非此疏今見於日歷者凡一百五十字其節畧多矣時勝非在吉州有兵纔數千亦非精銳故未能之鎮

丙戌復秘書省仍詔監少不並置置丞郎著佐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范宗尹嘗因奏事言無史官誠朝廷闕典繇是復置　有崔紹祖者為金人所掠自南京遁歸詐稱越王次子保信軍承宣使受上皇蠟詔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興師取陷沒州郡是日至壽春府和州鎮撫使趙霖以聞詔文字不得奉行召皇姪赴行在霖是

月辛卯奏三月辛亥得旨召赴行在今併書之十月戊子行遣襲相記歷陽死事及王亨乞奏薦狀皆稱為元帥趙不瓌蓋紹祖七月丙午初赴獄時自稱趙不瓌故也紹祖九月乙卯因御史臺檢法官晏敦復審問稱所招不實移御史獄方招當考

戊子執政奏事范宗尹問隆祐皇太后聖體上曰昨有少虛風證朕旦暮未甞敢離側已三夕不解衣宿頓減矣

己丑詔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與呂頤浩張俊會兵討李成頤浩聞彥舟欲自袁州引兵之江西故有是

請先是上親筆命彥舟解圍江州彥舟不奉詔而上疏論成分鎮之初不能安分越境侵漁以希孟嘗春申之事以臣料之其敗有三然圖之急則禍結而民不安圖之緩則怨集而衆必離蓋湖南見有劉忠張用之徒環列境上若舍近而圖遠恐九江之圍未解而先失湖南湖南既失二廣必危非計之得者也遂以所遺成書進呈然彥舟實不欲擊成故為之游說詔彥舟分兵聽向子諲節制親領大兵赴江西毋失機會

庚寅張浚奏本司都統制曲端自聞吴玠兵馬到郡坐擁重兵更不遣兵策應已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詔依已行事理初浚自富平敗歸始思端及王庶之言可用庶時以朝議大夫持母喪居蜀乃併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熈河秦鳳兵扼關隴以為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特授參議官浚徐念端與庶必不相容暨端至半道但復其官移恭州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楊斌素與庶厚知庶怨端深

乃盛言端反以求合又慮端復用謂端反有實跡者十又言端客趙彬揭榜鳳州欲以兵迎之秦鳳副總管吳玠亦懼端嚴明譖端不已庶因言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蚤圖之會蜀人多上書為端訟冤浚亦畏其得衆心始有殺端意矣（此以王之望西事記趙甡之遺史費士戣蜀口用兵錄參修）

辛卯尚書右司員外郎王俣知邛州俣初除閬州未行復改命（都司題名俣以二月出知邛州而日歷不見除閬之日但於此日書改除故繫於此）

左武大夫秀州防禦使陳剛中同主管閤門公事剛中浙

人父彥本日者以權倖薦至大官言者以為法當討論遂寢其命

壬辰朝散郎新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廖剛為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先是順昌盜余汝霖作亂剛遣使招降之會本路提點刑獄公事陳桷請奉祠詔桷主管江州太平觀而剛有是命剛延平人也（桷得祠在庚寅今聯書之）宣義郎新知大宗正丞呂抗提舉荆湖東路茶鹽公事（抗頤浩子初見）

建炎三年三月　是日雨雹

癸巳詔侍從臺諫條具保民弭盜過敵患生國財之策

翰林學士汪藻熊克小歷作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盖誤藻去年十二月已除學士上

馭將三說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

分大畧謂諸將過失不可不治今陛下對大臣不過數

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

無時也道路流傳遂謂陛下進退人材諸將與焉又廟

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為天子立政事以令四方者也今

諸將率驟謁徑至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

期於必得朝廷豈不自卑哉祖宗時三衙見大臣必執梃趨庭肅揖而退葢等威之嚴乃足相制又遣將出師詔侍從集議者所以博衆人之見今則諸將在焉且諸將聽命者也乃使之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不利於私者必不以為可行便於己不便於國者必不以為可罷欲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儀班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無使叅議論之餘則分既正而可責其功是三說果行則足以馭

諸將矣何難乎弭盜何憂乎遏敵哉若夫理財則民窮至骨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今國家所有不過數十州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痛加裁損庶乎具可耳外之可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損者禁中之泛取今軍中非戰士者率三分之二有詭名而請者則挾數人之名有使臣而請者則一使臣之俸兼十戰士之費有借補而請者則便支廪禄與命官一同聞岳飛軍中如此者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

呵詰其盜支之物可勝計哉臣竊觀禁中有時須索而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人主用財須要有名而使有司與聞至於度牒則以虛名而權實利以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無以方寸之紙捐以與人而不知惜也然臣復有私憂過計者自古以兵權屬人久未有不為患者蓋與之至易收之至難不早圖之後悔無及國家以三衙管軍而出一兵必待密院之符祖宗於玆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能

制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自古偏霸之國提兵者未甞乏人豈以四海之大而寥寥如此意偏裨之中必有英雄特為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爾謂宜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直屬御前而不隷諸將合為數萬以漸消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給事中陳戩言今日之計當省傜薄賦敦本厚生先以保民然後聽諸盜自相糾擿占上流據形勢恭儉節用量入為出斥內庫之藏以歸太府此弭盜遏敵生財之策也中書舍人胡交

修言盜賊之起惟其飢凍無聊日與死迫然後棄而為
之陛下哀憫無辜詔許自新官無急征暴斂而俾安其
故高下種植而無廢壤男女耕織而無懈人榖帛不可
勝用則弭盜而財裕矣日者翟興在西洛什伍其民為
農為兵不數年雄視一方彼起於卒徒猶能屹然自立
於敵巢之中而不可犯矧吾以東南二百郡欲強兵禦
敵而不能為興所為乎中書舍人洪擬言兵興累年饋
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須

無名之斂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為盜今閩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消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又豐財之本是時諸將中劉光世尤橫故汪藻有是言藻書既傳諸將皆忿有令門下作論以詆文臣者其略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自蔡京壞亂紀綱王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執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

入中原蹂踐京東西淮南之地為王臣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間有竭節死難當横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又其甚者張邦昌為偽楚劉豫為偽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二途若氷炭之不合矣　詔中大夫直龍圖閣姚舜明武功大夫中州刺史劉紹先並勒停令吕頤浩軍前使喚以責後效　侍御史張延壽以内艱去位　初馮長寧既以淮寧降劉豫京西轉運使檄武功大夫范福權知蔡州福率軍民固守執偽命知

陳州楊帥斬其使蔡人以聞詔加福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朝廷猶未知長寧在偽庭乃召長寧赴行在　金人以舟載江浙所掠輜重自洪澤入淮至清河口假宣教郎國奉卿在趙瓊水寨與瓊夜刼其舟得李梲所攜戶部尚書印上之日歷五月四日真揚鎮撫使郭仲威奏分遣兇宏統制单馬邀擊金人至宿遷縣收到户部銅印盖申奏之詞云耳今從遺史　是日雪

乙未直秘閣新江西轉運判官張穎移廣西路以其母吉氏有請特優之也穎孝純子已見　朝奉大夫趙士諒知岳

州朝廷聞吳錫已去故遣士諒為守　言者請郡國經兵火處更置丁產財穀簿書期以半歲從之

丙申復詔諸路提刑司類省試於是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合川陝舉人即置司類省試自是行之至今二年六月癸卯始降旨就宣司類省試熊克小歷自此始蓋誤楊布仲榜在此年方試時未嘗降旨也

丁酉宣教郎范燾除名潮州編管坐誣訟孟忠厚且及太母也事祖見去年十二月乙酉

是月降授朝請大夫守中書舍人致仕李公彦卒年五十三　初金人至德順軍經略使劉錫遁去金人以兵少不敢由秦亭聲言分三道而獨出沿邉以掠熈秦多馬金人駐兵搜取無遺馬步軍副總管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劉惟輔將遁去顧熈州尚有積粟恐敵因之以守急出悉焚之敵追及所部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匿山寺中遣人詣夏國求附屬夏國不受具親信趙某詣金軍降金執惟輔誘之百方終不言怒捽以出惟輔奮

首領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遂附賊耶即閉口死不復言第六將韓青者間行從惟輔為敵所擒駡敵不降而死統制官等遂以熈河降知蘭州龕谷寨髙子儒闢惟輔尚存固守以待及城陷先刃其家而後死子儒狄道人也金人既畧熈河地遂引歸李彦祺在古原州張中孚及其弟中彦導金人刼降之趙彬引敵圍慶陽守將楊可昇堅守不降五路陷泰鳳經畧使孫渥收本路兵保鳳州統領官關師古收熈河兵保鞏州左副元

帥宗維既得關中地遂悉割以予偽齊陝西全陷不見本月日熊克小歷於建炎四年十一月末書之趙甡之遺史分見四年十一月紹興元年三月末曹士戣蜀口用兵録所書尤畧按張鈞續忠義録紹興元年三月九日金人大軍回自熈河至弓門寨鈞所書蓋據宣撫司案牘則盡失六路在二月間無疑今併附此月末

關陝之陷也士大夫守節死義者甚衆隴州既失守朝請郎知州事劉化源不肯降敵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販買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奉議郎通判原州米璞亦杜門謝病卒不受污化源璞世家耀州西人皆敬之敵入鳳翔秉義郎權知

扶風縣康傑與敵將馮宣戰宣愛而欲招之傑奮曰吾令也當死於陣不能死於敵宣殺之忠翊郎知天興縣李仲為敵所圍堅守不下城既陷仲曰吾豈使敵殺我遂自殺時慶陽圍急成忠郎盧大受欲會合軍民收復邠寧二州解慶陽之圍為人所告送寧州獄論死敦武郎秦州定西寨都監兼知寨鄭消為敵所攻袒臂而戰及城破自刺不死金人高其節亦弗害也是時守令以城下者敵偽皆因而命之文林郎知彭陽縣李喆獨不

降與其民移治境上偽令執之以獻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為歸附命為儒林郎詰言於所司曰元係捕獲不敢受歸附之賞以其牒還之有武功大夫知環州安塞寨田敢者嘗得太祖御容欲間行南歸以獻事泄杖之死其後武功大夫秦鳳路兵馬都監劉宣以蠟書密遣人與吳玠相結且率偽將任拱等以所部歸朝約日已定有告之者取宣絲擘之其家屬配曹州豫又升渭州為平涼府去慶陽延安府名復舊州名即以叛將

張中孚守平凉府中彦守秦州趙彬守慶州慕容洧守環州後中孚累遷陜西節制使兼兵馬都統中孚及李彦琪自羈管中劉錡以為將而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十二